

再遇岩头村

王海明

三年前,我去了趟溪口石门村,因为疫情而被封闭了许久的心情,顿时像出笼的小鸟,雀跃不已。返程的路上,经过一个三岔路口,导航上显示另一条路通向岩头村。一直从微信群里的朋友口中听到岩头村,只知道这个村子很有名,但是对其了解不多,趁此机会,就调转方向,直奔岩头村而去。

穿过一个高大的石牌坊,路边有一条宽阔的溪流缓缓流淌,一座可供车辆通行的水泥桥横跨在小溪上。村口处有一个游客中心,还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。

因为对古村一无所知,于是信马由缰地随意漫步。穿过一条檐下挂满灯笼的长长的廊道,踏上一条卵石铺就的小径。左侧是一条水流湍缓的小溪,右侧是长满青苔的山岩。路上还有一些石碑,上面题刻了什么,已经没什么印象了。信步走着,看见右侧的山上有一条新修的登山步道,于是就慢慢爬了上去。不一会儿,身上渐渐有了一种温热的感觉,于是放慢了脚步。伫立山间,环顾四周,此时整座山上就我一人,静谧得让人背后冒出点点寒意。

依稀记得登上一个转角的台阶,冒出一座十分鲜艳的建筑,被惊了一下。看起来应该是一座新修的庙宇,一座空空的庙宇。看着这座庙宇,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不真实感,没多作停留,于是就下山继续往前行去。

溯溪而上,是一座座民宅。小溪把村子一分为二,一半在溪

东,一半在溪西。我当时沿着溪西的道路边走边看,走走停停。因为不懂古村的人文历史,就算看到了一幢幢精美的古建筑,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去过乌镇、塘栖古镇、西塘古镇、南浔古镇……走过这么多古镇,如果不关注蕴含其间的人文历史,就单单从建筑风格和村庄结构上来看,总感觉江南的古镇古村皆相似。或者从某一个角度来看,先民们选择居住地的目光和标准大致相当,一般都会选择依山傍水、风水绝佳的地方来繁衍生息。

沿溪的道路既是路,又是街,临溪的居民利用自家的宅子,开设一些小商铺,有卖日用百货的,有卖时鲜水果的……走在这样的街路上,一边可观赏聆听潺潺流淌的小溪,看着那清亮晶莹的溪水奔腾而下,一边可以购买古村特有的物产美食。

我去的时节正是春笋上市的季节,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有台简易灶台,上面置一大锅,里面放着刚采挖来的鲜嫩竹笋,下面用熊熊的柴火煮着,腾腾的热气,伴着竹笋的清香,弥漫了古村的角角落落。经过烤煮加工后的竹笋,有的被晒在竹匾里、有的被晒在竹席上,还有的甚至就晒在了溪边的大石头上。当然,还有些就成了油焖笋,被装在玻璃瓶里。

第一次遇见,我像是一只无头苍蝇,在岩头村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转了一圈,只留下了青山环抱、清溪流淌、竹香袭人、村民淳朴等不深不浅的印象。

第二次走进岩头村,是和作协的朋友们一起去采风。朋友们是这样介绍岩头村的,“这是蒋介石的原

配夫人毛福梅的老家。”就这么一句话,似乎立刻给这个古村打上了民国历史和文化的烙印。在查阅了有关资料之后,也知道了更多关于民国前后围绕着蒋介石发生的故事。

依旧是穿过那个牌坊进入村子,据说这个牌坊上有蒋介石亲笔所书的“贤母”及“流芳”字样,可惜后来被毁了,现在这个只是个赝品,有点小小的遗憾。在村落的人口处,和那块题刻着“古村岩头”的大石头擦肩而过,再穿过那条挂满灯笼的长廊,不知不觉一座古朴素雅的石拱桥迎面而来。这是古村的一个标志性建筑,桥名“广济”,用红色繁体的阴文镌刻在桥身中央,这应该跟那些号为“广济”的寺庙一样,也是蕴含了“广施佛法,普济众生”的意味吧,只不过古桥更接近人间烟火罢了。桥畔还有一处叫“石泉”的摩崖石刻,字体遒劲洒脱,一气呵成,据说作者是清嘉道年间著名书法家毛玉佩,其老家就在岩头村。

那条在古村中穿流而过的小溪叫岩溪,别看现在古村周围的山上修篁茂林,种满了雷竹、杨梅、桃树,以前的山头可是光秃秃的一片,山岩裸露,土地荒芜贫瘠。我想岩头村的名字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吧。每年春天一到,座座桃园,桃花盛开,灿若云霞;风吹竹林,低吟浅唱,犹如天籁。到了夏天,整个村子里飘溢着阵阵果香,那色泽诱人的水蜜桃,那艳如玛瑙的大杨梅,让人一见倾心,垂涎三尺。

三年的光阴,也许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,甚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可是对于一座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古村来说,几乎是弹指一挥间而已,犹如从岁月的长河中抖落一

颗水珠一般,根本不易察觉。小村依旧是曾经的容颜,用它那江南古村的原本面貌迎接我们。

走在午后静谧的街道中,我们这群陌生的来访者也不敢大声喧哗,怕惊扰了古村的宁静。此刻的岩头村就像一位耄耋老人,正在静静午休。我们悄悄走进毛邦初旧宅,这是一个前后两进的三合院,红色油漆的木结构房子显得古老而沧桑,带着时代的烙印。如今,这里成了岩头村史展览馆。

毛福梅故居是我们此行重点探访地。走进毛福梅故居,里面摆放了很多当时生活的家具,比如七弯梁床、箱笼橱柜,还有木制的红色的漆盆、漆桶、漆碗、漆罐、漆壶……以及锡制的烛台、铜制的火炉等等,琳琅满目,古色古香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五层的马头墙,每一层的形状各不相同,别致多样。

如果说,我们一路经过的西街主要是以古建筑古民居为特色,展现了古拙质朴的宁静风情的话,那么东街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岩头村悠久的商贸传统文化。那木屋木梁,具有百年历史的“古井千层饼”店;那原木木材,古色古香的“增寿堂”……还有那一幢幢的石屋,一道道的石墙,有的采用平砌法,有的采用乱石砌法,有的采用勾丁砌法,使得墙面生动而富有变化。

岩头古村就像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,尽管相遇短暂,却带给我太多的启示。也许我们的人生历程转瞬即逝,也许尘世间的一切最终都会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,也许时光会带走所有的一切,但在这个古朴宁静的村落里,我们更加懂得了生命的价值,更加明白了人生的意义!

溪边的杏梅

裘七曜

六年前的春天,我在镇上的菜市场瞎逛,看到一名老人在卖果树苗。他的果树苗仅有两棵,像大拇指般粗,估计是在自家院子里不知不觉中长出来的。然后,老人在某一天的清晨望着那两棵树苗想了想,还是挖出来卖了吧,反正老树还在。再说,卖的钱可以打几斤酒,梅子泡酒,沁人心脾。

我问:大叔,这是什么果树苗?蹲着的他微微一笑,并用手指拨弄着树苗。他说这叫杏梅,这树长得挺快,等明年的这个时候就有刀柄那么粗了,而年后、大后天……他摸摸自己的手臂又看了几眼自己的腿肚子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,决定买一棵,反正不算贵,就30元。

我把树苗栽在家门外的溪边。那年秋天,我们进城了,因为小女要上初中。而老母亲还住在故乡的院子里,寂寞的时候,她站在溪边的桥上,看看行人,又看看这棵杏梅。

我偶尔回乡村,母亲说,这棵树咋回事,枝繁叶茂的,今年春天连花都没有开。我没吭声,我在想:难道我被那位大叔骗了?可我又想:也许现在不是时候,它不想开花,更不想结果,就像咱家的小女。

想起小女,我时常“火冒三丈”,因为她总是跟我“对着干”。我叫她好好读书,她偏偏每天玩耍,所以成绩一般般。不像大女儿,我们从来不管她,也不去参加什么培训班,可她竟然考上了一流大学。

妻子说,咱们得让小女去城里读初中,即使成绩上不去,多认识一些人也好啊。

我想了想,觉得妻子的话有道理,做父母的都祈盼自己的孩子有个“锦绣前程”。

又是一年春天,我来到乡村,母亲喜盈盈地告诉我:杏梅今年开花了,但不多,我数了一下,只有3朵。我也带着喜悦的神情站在桥上,看着那棵杏梅,却又莫名其妙地傻笑:主杆比我手臂还要粗,竟然才开了3朵花。但,我还是挺高兴的。

这时,我的手机响了,是小女的班主任夏老师发的:小女的成绩从进校时的398名变成了这次的395名。

我又傻笑了,3名也是进步啊,就像我看到杏梅开了3朵粉色的花一样激动。

初夏,我又来到乡村,在枝繁叶茂的缝隙间探头探脑。母亲走过来说,别扒弄了,那3朵花后来被风吹走了,没结果。我挺失落的。

小女成绩又退步了,妻有些生气,忍不住地说了她几句。她把书包一丢,坐在地上,嚎啕大哭。家里乱的时候,我总是喜欢偷偷地溜走。

妻说,这小女以后怎么办?咱得让小女去培训班补课,这样即使

成绩真的上不去,也算对得起她——“问心无愧,绝不后悔”。我本想说顺其自然,真的读不好也就算了。但看着妻子那么坚定的眼神,我又把话噎了回去。

其实,小女已经够累,夜自习结束回到家,到深夜作业都做不完。第二天清晨又急急忙忙去学校,由于睡眠不足,上课时听着听着头又歪了。那周末再去补语文、数学、英语……这马不停蹄的“大补”,到底有用吗?

小女初中毕业的那个春天,花开了不少,但依然没有结果。

中考成绩出来了,进普高还差几分,但去读职高可以进那里最好的班。我们决定让她去读职高,希望她从今以后有一张欢然的脸、一颗灿烂的心。可以一扫往日的压抑和烦恼。

冬天,杏梅落了叶,我在溪边漫步,偶尔望望它。路过的行人笑着问:你家的杏梅今年结果了吗?我摇头笑笑。有一个行人打趣着说,我教你一个方法,大年三十那天,你拿着斧头和锯对着树“吼”几声,大意是反正结不了果,今天要把你砍了、锯了。然后让你的老母亲装模作样地来劝架:别砍、别锯,树还小,它像一个顽皮而又不懂事的孩子,明年会开花的,明年会结果的。

我被他逗笑了。我又告诉了母亲,老母亲信了,竟然真的去找斧子和锯,要我和她一起出去演一场戏。我借故溜了。

春天又来,花开着,它总是不结果。母亲说,难道真的是雄树?

但小女在学校里“混”得风生水起。她兴高采烈地去竞选学生会干部,去参加演讲赛,去争当节目主持人……她容光焕发,信心满满,还评上了区新时代好少年。

今年春天,这棵杏梅依旧在溪边花枝招展,看到它得意洋洋的模样,我又想到了小女。却又忍俊不禁。

小女说,提前招生已经开始,她去杭州和宁波的高校面试了,面试成绩都在前几名,只要专业课考试考得好,她就可以比别的同学提早放暑假。

我笑着说,只要有地方读书,老爸就踏实了。

没多久,消息传来,两所高校均可以进。小女眉开眼笑地欢快了几天,然后约了同学一起去肯德基兼职。是啊,自己赚钱自己花,这才爽。

我决定去趟乡村,把小女已被录取的消息告诉老母亲。当我走到溪边,无意间望了下那棵翠绿的杏梅,竟然发现了几个青里透红的果子,它们在那里悄悄地羞涩着……我深情地注视着它们,喜之不胜。

六年了,它终于结了果。

六年了,小女开始冉冉飞翔,我相信她自然而然会有灿烂的光芒。



浪花飞溅踩水欢

韩晓霞 摄

稻草编

虞燕

我家屋后是连片的水稻田,每当稻子收完,金黄的稻草遮天盖地,夕阳缓缓踱过,金光忽闪,空气中飘荡着浓郁的清香。

奶奶和母亲从田间一次次地抱回稻草,很快,院子里立起了稻草堆。她俩随意抓过几把,先分出一束,扎牢最上部,接着,就像给我编三股辫那样往下编,“嗦嗦”声不断,恍若稻草在窃窃私语,至一定长度时,编好的草辫子紧卷着另一束稻草向前翻滚,成圆筒后,分别挑起中间那束草呈放射状穿绕,做好的坐垫若不够平整,或用重物压,或用棒子捶打,保准扁扁圆圆,模样乖巧。因

其轻便,去看戏看露天电影,直接抱一个过去,以代替小杌子。男孩子贪玩,把坐垫从屁股底下抽出,当飞盘扔,“草飞盘”在空中“呼呼”来“呼呼”去,打在大人身上,招来一句“这帮小猢猻”,而后弹落,在地上滚几圈才停下。

时常,奶奶和母亲一编好坐垫,便即刻坐上去,搓起了草绳。那时候草绳的用处甚多,捆薪柴、木材,扎篱笆、棚架,拴箩筐、簸箕、手推车等等,一年两季收稻后,每家每户总要搓些草绳备用,长的、短的、粗的、细的。稻草理整齐,稍稍用水打湿,叫“醒草”,过湿,草会在手里打滑;太干,抓手,呈半干半湿状态为佳。而后,抓过若干根稻草,两头将中间一对折,两手掌对搓,搓出了绳头,

接下来,边搓边续稻草就行了,一节一节的草绳不断从两只手掌中钻出来,压在屁股下,屁股后的“尾巴”越来越长,长度够了就收尾编起,再换个绳结,一根长长的“草麻花”就算搓好了。

搓草绳看着不难,小孩也强烈要求加入,只是,搓出来的成品往往粗细不匀,毛糙松垮,派不了大用场,只好自产自用,跳绳、甩绳、玩绑土匪……我也想搓出个光洁又结实的草绳来,结果,不过练习了两天,手掌竟起了泡,方明白,看似普通的草绳,要搓得好看又耐用可不容易。

同样用来坐,稻草墩比稻草垫地位要高一些。稻草墩是正式的座椅,高矮胖瘦不一,可圆可方,稻草

扎成一大束,竖起,依次挑起稻草编,编完上下两面即成。再精致些的,就用多个小束的稻草,绑一起两两相编,细细的草辫子一层又一层,像蚊香那样盘旋,还要留出一条小辫,可以拎着走。刚做好的草墩,需进行一番修整,剪掉旁逸斜出的稻草,捶平凸出的地方,整个儿平平稳稳敦敦实实的才好。

旧草墩烂了就丢弃,待新稻草上来了再打。母亲编的稻草墩坐上去稳当、舒服,神奇的是,它还冬暖夏凉,夏夜里,大家坐于其上乘凉,冬日里,草墩排排坐,我们晒着太阳嗑瓜子。

如今想来,草墩上的日子也算得上惬意。

青菜为什么如此水灵(外一首)

原杰

小院里的青菜为什么如此水灵
因黑厚的泥土供养
雨露日夜滋润
要是挤在集市摊头或者搁在路边
那就会失去魂儿

大树上的鸟鸣为什么如此动听
因青枝绿叶摇曳

清风配音

要是掉到地上或者因在笼里
那就可能成为噪音

此刻 那位老农在城市街头踟蹰
要多无助便有多无助
只是偶尔扬起的手势
让人想起他在乡下脚踩水田
手扶木犁
威风凛凛大喝一声

树林中的一片叶子突然变红

树林中的一片叶子突然变红
绿叶从此开始扶红叶
因地制宜
打破一个古老约定

把它当作红花衡量
自然要用花的标准

只是它不娇艳也不会开放
更没有翩翩粉蝶相拥

可它比花老成持重
可它比花沧桑隽永
花的标准无法框住内涵
欣赏它必须找到非花的标准

